

越调·传承

□ 记者 窦娜

越调的传承和发展,与表演艺术家们的辛苦付出是分不开的。河南省越调剧团建团 60 多年来,造就了一大批表演艺术家。张秀卿、申凤梅、何全志等老一辈艺术家饰演的人物形象,更是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他们为了使越调艺术发扬光大,不知疲倦地探索着,使越调从地方少数剧种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河南三大剧种之一。

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:“卖了牛,荒了田,也要听听申凤梅;不打油、不称盐,也要看看大宝贝。”

这里所说的大宝贝指的是越调剧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——越调表演艺术家张秀卿。从顺口溜中,想必大家就能感受到张秀卿有多受观众喜爱,不然也不会被称之为“宝贝”了。

张秀卿是何许人?据资料记载,张秀卿7岁拜开封班名艺人尚云亨(工旦、须生)为师,从此跟班学戏。9岁登台演戏,11岁在《小二姐做梦》中饰演小二姐,稚嫩乖巧,观众呼之为“小宝贝”。15岁即通小旦、小生、须生、青衣多行,声名日盛。后到舞阳越调戏班担任主演,到各地演出,深受欢迎,观众改呼其为“大宝贝”,誉之为“盖河南”。

张秀卿不但继承了越调传统的演唱技巧,而且在演出实践中能大胆借鉴、创新。细心观察名家的演出,把汉剧、宛梆、南阳大调曲子、秦腔、吕剧、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唱腔揉进越调里,既丰富了越调的表现力,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。在表演方面,她借鉴京剧的身段、武打技巧及鼓经,对化妆、服饰等亦加以变革,为越调艺术的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,在越调界深有影响。同时,张秀卿戏路广,悲喜剧皆宜,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,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因饰演《天水关》中的诸葛亮就名噪一时,表演从容稳健,气度非凡,唱腔激昂,又有韵味,对后来申凤梅塑造诸葛亮形象有着直接影响。

1949年6月,张秀卿加入河南省越调剧团,一直担任主演。1956年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,饰演《三哭殿》中的李世民,获演员一等奖。其表演抖身、提髻、净须等,一招一式优美精练,扮相俊美潇洒,一派王家风范。著名剧作家田汉誉之为“河南的周信芳”(周信芳,我国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,“麒派”的创始人)。她还积极参与传统戏的改编及导演工作,对越调现代戏的表演艺术作了开拓性尝试,为越调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1960年,作为越调泰斗的张秀卿因病在开封去世,年仅41岁。

张秀卿去世后,申凤梅调入河南省越调剧团挑大梁。

申凤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越调表演艺术家,在她57年的艺术生涯中,先后在传统戏、新编历史戏及现代戏等近二百个剧目中扮演过生、旦、净、丑等各种行当的角色,塑造了各类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。她塑造的诸葛亮更是深得广大观众好评,周恩来总理曾夸赞申凤梅说:“你把诸葛亮演活了,河南的诸葛亮

很会做思想工作嘛。”

申凤梅一生的舞台实践证明了她是一位戏路宽广、功夫全面的演员。她表演真实,动作稳健,吐字清楚,以声带情,行腔婉转,声音宽厚有力,质朴豪放,形成了独特的申派艺术,将越调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。

越调的传承不光需要主角大放异彩,“绿叶”的陪衬同样重要。与张秀卿、申凤梅这些主演不同,何全志就是戏里默默无闻的“绿叶”。虽然是“绿叶”,但是他却以文武不挡、生丑皆能的表演享誉越调戏剧界,被戏曲界专家和广大观众公认为“全才演员”。2008年,他被文化部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越调艺术传承人。

“既然是‘绿叶’,那我就要演一个什么都会的‘绿叶’,把‘红花’衬得漂漂亮亮的。”年近八旬的何全志老人,精神抖擞,谈起越调兴致极高。在记者采访中,老人会时不时唱上几句,以便向记者解释他所说的人物角色的特点。

1936年,何老出生于商水县张明乡何渡口村。由于家中姐妹多,加之家境贫寒,他只上了半年学。但他天资聪慧,自幼痴迷戏剧,经常跟着大人撻戏班子听戏,听得多了,慢慢也就能有板有眼地唱上一两段。就这样,一个毛头小子和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,几十年之后,当年的这个孩子竟然成了越调剧种的传承人。

1950年春节前,越调剧团到商水县

邓城演出,何全志去听戏,被同村艺人何金堂推荐给了剧团主演张秀卿。何全志在现场表演了一段《二进宫》,张秀卿听后非常满意,认为何全志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,当即批准他加入越调剧团。就这样,何老走上了专业演唱越调的道路。

起初,何全志启蒙于铜锤花脸,后改学丑行、生行。他刻苦练嗓、练身段,文武兼修,为以后塑造各类艺术形象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何全志早年在艺术上师承越调著名演员张秀卿、李金山,后长期与申凤梅同台演出。

在戏剧舞台上,演员的角色分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,绝大多数演员都是主修一个行当,也只能演活一个角色。而何全志却能在多个行当中游刃有余,演一个成功一个,在表演和声腔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1963年,何全志随越调剧团赴京汇报演出,在《收姜维》剧中,他扮演红生姜维,在《李天保娶亲》剧中,他扮演老丑张忠实。这是两个不同行当、不同身份、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,但何全志都演得活灵活现,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当时剧协主席田汉观看演出后,对何全志的表演赞不绝口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、李少春、袁世海也惊叹何全志作为一个地方戏演员的表演功力。1965年,何全志与申凤梅排演的现代戏《扒瓜园》参加了中南海汇报演出。何全志在剧中又成功扮演了一个老农



越调表演艺术家中凤梅传艺。(资料图片)

解读五千年中华文字

——走近“当代许慎”王殿卿教授

□ 记者 刘彦章 通讯员 刘俊锋

“敬惜字纸”!在中国古人的心中,文字是神圣的。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:“昔日,仓颉作书而天雨粟,鬼夜哭。”仓颉造字,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,黄帝于春末夏初发布诏

令,宣布仓颉造字成功,并号召天下人民习之。这一天,天上下了一场不平常的雨,落下无数的谷米,后人因此把这天定名谷雨,成为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。也在此时,人们在夜里听到魔鬼的

哭泣呻吟。可谓惊天动地鬼神。

由于汉字的存在,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绵不绝。而汉字之源,亦是文化之源、文物之源、文明之源、文宗之源。

而在当下的电脑网络时代,中华

文字渐入危境。一个耆老之年的周口人,却以自己的毅力和不懈追求,让中华文字的魅力再次熠熠生辉。他,就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编审、被誉为“当代许慎”的王殿卿。

的“为学三界”,殿卿先生躬身研学并做到了。他对研究汉字,耐得寂寞,视野宏广,理论深邃,不仅大雅宏观,而且细致入微。他用他的持之以恒,用意志和时间凝聚实力,铁杵寸累,静观深思,取得了独到的研究成果。

我在和殿卿老师交往的多年间,深深感到他效法古人的写作态度、治学精神,并身体力行,做到了古人所说的“为求一字稳,捻断数根须”、“为人性僻耽佳句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”去年初冬,他乔迁河南日报社东瑞园小区新居,陆续把他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报、学报上刊登的百余篇汉字考证文章送给我看,还像贾岛写《题诗后》一样写了首诗赠给我:“华水情意重,发稿百篇整。知己如不赏,归卧瑞园冬。”

满目只有中华文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殿卿先生在河南大学读书时,曾聆听现代著名文字学家于安澜先生授课,深受于教授器重,成为于教授的得意门生。他时常出入于教授的家塾,帮助于教授整理古籍,藉此饱览经典,深得真传。从那时起,殿卿先生就对文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,且一发而不可收。他很崇拜大学者郭沫若。在校时,就把河南大学图书馆里的郭氏著作读了个遍。郭沫若《女神·炉中煤》中有两句诗:“我为我可爱的人儿,燃到了这般模样。”

时,不能乱甩响鞭,不能鞭打快牛。牛要认你你是在瞎指挥,也会反抗或怠工。

吃过早饭上工去。二爷从牲口屋里牵出两头黄牛,说,耕地是最笨重的活,很少用驴马,因为驴马是快牲口,劲儿小,一般都用黄牛。二爷给黄牛上着套,说,为防黄牛干活时乱啃东西,要给它戴上笼嘴,笼嘴是用荆条或竹条编的,半圆形。接着,二爷给黄牛戴上牛轡子,套上牛套,再扎上肚带,用肚带把套绳固定好,最后把犁杖和耙放到拖车上,把牛套挂到拖车前,赶着黄牛拉起拖车下地去。一般情况下,由二头黄牛组成一犋子,每犋子黄牛还要拴条撇绳,把式通过撇绳、长鞭和号,指挥黄牛耕田。到了地里,二爷就教我怎样扶犁、怎样开墒、怎样转弯、怎样犁横头、怎样耙地——怎样直耙(通耙)、怎样斜耙(锁耙)。临近中午,每犋子黄牛大约耕2亩多地。我看到,二爷他们犁耙得地平如镜,土碎如粉,压实保墒,以备播种。第二天,我就真的赶着一犋子黄牛,跟着二爷他们下地耕田。不过,我仅干了8天,那位病愈的把式就上工了。

谁能料到,很快,天灾人祸一起袭来。牛拉犁耕变成了人拉犁耕。在这片苦难土地上,在这片曾被黄水肆虐、浸泡、践踏、蹂躏过的苦难土地上,又是满野悲风无尽的愁,有一首民歌曾把人心唱碎:“……爹拉犁子娘拉耙,奶奶在后头打坷垃,走路的呀咧笑话,生产队里没办法。”

改革开放不久,黄村被树为“养牛状元村”。说是赶着黄牛奔小康,其实,黄村还是穷得丁当响。现在想想,即使政策再好、即使风调雨顺、即使勤劳再勤劳,仅仅依靠牛拉犁耕,奔小康只是美丽幻想。不过,伴随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,一切都在迅雷不及掩耳地改变着——耕地机来了,播种机来了,除草机来了,收割机来了……小康生活也雄赳赳气昂昂地大踏步走来了……

二爷虽然已是90多岁的老人,依然身板硬朗、精神矍铄。我跟随二爷走上他的小楼,走进他的三楼西间,看到这个犁杖,木制的犁托、犁扶手明闪闪,铁制的犁铧、犁铧、犁面子(犁铧)亮光光。二爷说,他刷了一遍亮油。我怦然心动。我想,人到老年,心里总会滋生对往事的怀念和留恋。二爷说,他看看、摸摸这犁子,是要思思、想想改革开放,这社会进步真快呀!

是的,是真快!我说,二爷,农业很快就要实现全面机械化啦。

二爷乐得哈哈大笑。

殿卿先生也有诗曰:“我为我心爱的汉字,憔悴到这般模样。”

殿卿教授耆老之年,惜时如金。为了把有限的生命用到无限的学术研究上,他争分夺秒,夜以继日。就连吃饭、喝茶、睡觉、上洗手间,脑海里闪动的都是汉字。他走在路上,坐在车上,观光旅游……两只眼睛还在不时地瞅着一街两行及各处的招牌、楹联、标语、字画上的汉字……可谓“眼中无他物,只有中华字”。对任何一个汉字他都去思索其甲骨文、金文、大篆、小篆、隶书是什么样子,思索这个汉字形、音、义三要素的起源、演变和发展。一有新的发现,便从手提包里取出小纸卡记录下来,带回家继续研究,撰写成文。久而久之,殿卿先生的书斋里积攒了一堆这样的小纸卡。正像刘勰所述“积学以储宝,酌理以富才;研阅以穷照,驯致以绎辞。”

但祈新辈学更渊

殿卿先生在《诗序三首》中说,“三更灯火五更眠,笔耕不辍度余年。不求著作留后世,但祈新辈学更渊。”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作。困极了,就用冷水冲头、洗洗脸,顿时眼明心清,精神振奋,继续写作。他希望年轻人、新一代学识更加渊博,也希望子孙后人学有所成;更希望国人能够重视汉字、学好汉字,让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汉字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。

其实,我们作为新闻界的年轻编采人员,都是在殿卿老师手把手的帮教指导下,取得许多学业上长进的。殿卿先生的厚重学识和严谨治学精神,一直令我们钦佩不已,并且影响着我们身边许多追求上进的人。不久,殿卿先生还要出版《中国文字学》和《诗与诗论》,笔者热切期待着!

名家解读